

清黨運動概論

清黨運動概論

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者 中山書店

印刷者 中山書店

出版者 中山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

中國國民黨的一個生死關頭。但清黨運動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究竟為什麼我們國民黨早不清黨，遲不清黨，而偏偏在這個時期實行清黨？清黨運動的手段怎樣，用什麼方法能得到民衆對於清黨運動的同情？……這些問題都是清黨運動中的先決問題，初看似乎很容易，其實細細一想，實在很難解答。于是代表解答這些難題的『清黨運動概論』一書，就在這個急切的需要裏，匆匆地產生了。本書所收關於清黨運動的文字幾十篇，內有討論清黨運動意義的，也有討論清黨運動的手段和方法的。希望本書出版後，能給忠實同志許多實際上的參攷。這是編者的本旨，也是編者的願望。完了。

革命的五月編者序于胡華橋

清黨運動概論

清黨運動的第一義

新

這次國民黨的清黨運動，是醞釀多時，一旦觸機暴發的風潮，並不是由少數人的誤會而發生的風潮，所以一經發動便呈一瀉千里的形勢，不僅當局者此時已無接受調停的餘地，就是多數的羣衆，也都覺得絕無半點調停的可能性存在其間。

風潮既非由少數人的誤會而起，則收拾風潮的方法，當然也不能用對付少數人的方法來收拾，必須從發生風潮的出發點，定收拾風潮的根本辦法，然後才是對症下藥，才能夠收一勞永逸的成效，這也是絕無可疑的理由。因爲這緣故，我們對於清黨問題，必須注意以下的幾個要點：

「一」是爲什麼要清黨？「二」是我們要肅清的究竟是黨內那一種分子？「三」是清黨所用的手段，當如何？現在請逐節分述如次：

「一」爲什麼要清黨？關於本問題，我們應具以下的觀念：（甲）因爲我們國民黨內部精神的生活已不能統一，外部形式的生活也已現出自相矛盾的現象，現在爲求國民黨精神的統一與形式的整齊，都不能不設法糾正這些不統一與自相矛盾的弊病。（乙）國民黨精神形式所以都不統一，是由於黨的主義和政策，已失却強制性，不能使個個黨員一致服從，但黨的主義和政策所以失却強制性，當然是由於黨分子複雜，有意破壞黨綱的人不在少數的結果，現在爲維持黨的紀綱起見，自不能不剷除不純粹的分子，以求國民黨分子的統一。（丙）我們國民黨主張以國民黨爲最高無上的權力機關，具有創造國家社會的權力，與各國的政黨不同，故國民黨所懸以示人的主義，實不僅要求全部黨員的服從，並且要求全中國人的一律服從，現在我們對於黨外與國民黨主義不相容的分子，既努力剷除，則對於黨內不奉行主義的黨員，也當然不能不肅清。（丁）國民革命能否早日告成，全看國民黨力量的大小，而國民黨力量的大小，則視黨內人物是否團結一致爲斷，現在黨的主義既失却拘束全部黨員的權力，則黨內人物之不能團結一致，也就可想而知，既不能團結一致，國民革命的前途，也當然會發生莫大的障礙，所以我們爲國民

革命前途設想，也應起而肅清遊離不能團結的分子，求內部的統一，然後再發揮這統一的力量來促成國民革命。總而言之，我們所以要清黨，是因為黨的內部發生不統一及不能團結一致的危機，而這不統一及不能團結的危機所以會發生的緣故，是由於黨內有不純粹的分子在那裏破壞我們的統一，破壞我們的團結，我們為防止這種不純粹分子的陰謀起見，就不能不採取一種強制的辦法，將他們實行剪除，使他們不能成為我們心腹之患。

「二」我們要肅清的是那一種分子？關於這問題，我們認有兩種分子應該肅清；一是已表示服從國民黨綱而又有背叛行為的共產派分子，一是附和共產派不惜賣黨的投機分子。因為這兩種分子都是反對三民主義的人，他在國民黨中寄生，其目的實在破壞國民黨，使國民黨的國民革命無由成功，若不將其剪除，國民黨就會被他們完全破壞了。至他們已往的陰謀罪狀，則幾不能屈指計數，而其最大最著為一般人所共知的，則略如下述：（甲）共產派分子於民國十三年加入國民黨的時節，都曾切實表示承認自己的主義與方略，都不合時宜，願即根本拋棄，來接受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并願經過發誓的手續，以示無他，論理是應該

絕對服從國民黨而爲國民黨奮鬥的，但他們一經加入國民黨，便不奉行三民主義，反努力宣傳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不參加國民革命的工作，而專從事於階級鬥爭的工作，這顯係無誠意來做國民黨的黨員。(乙)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後，不僅利用國民黨的勢力，來做共產黨的工作，並且極力離間國民黨的有力領袖，使他們發生惡感，不能向共同的目的以進行，其目的顯然是促國民黨的分裂。(丙)共產派黨員一面設法使國民黨的領袖互不相能，又一而則利用國民黨領袖互不相能的機會，來篡竊國民黨的黨權，並篡竊國民政府的政權，以後則又利用此篡竊的黨權政權，來壓迫國民黨忠實的同志，大有非一網打盡不可的形勢。(丁)他們除在黨內及政府方面壓迫純粹的國民黨員以外，並且利用黨權及政權勵行共產黨的策略，以紊亂國民黨對外對內的步驟。(戊)國民黨扶助農工的政策，是扶助農工使他達到與其他階級平等的地位，得到相當的生活的，不是將農工的地位特別抬高，即用農工階級以壓迫其他階級的，然而共產派分子却本無產階級專政的精神，來宣傳農工欲造成以農工階級壓迫其他階級的局面，結果使國民黨的農工政策，幾於完全失敗。(己)國民黨的外交政策，是與以平等待我們的國家聯合，故凡是

能以平等待我們的國家，我們都可以和他聯絡，並不問他國內所行的是什麼制度，而共產分子則只許中國聯俄，不許中國聯俄國以外的國家。這有一層，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的範圍，是以中國爲界的，只要將列國所施於中國的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便算成功，而共產黨則主張不僅要打倒列國所施於中國的帝國主義，並且要打倒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主義，因此國民黨的外交政策，就不時顯出拮据的情形，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計畫，也漸爲環境所壓迫，大有不易即日實現的趨勢了。（庚）此外他們最得意的工作，就是脅迫工人，來擾亂國民革命軍的後方防地，並設法斷絕國民革命軍槍彈糧食的供給，製造種種足以搖惑軍隊視聽的謠言，務使軍心渙散。雖幸而革命軍的將士，修養有素，能從極危險的漩渦中博得最大的勝利，不至墜其奸謀，然而共產派居心的險詐，也就可說是無以復加了。（辛）以上所述，都是以前的經過，至於最近，他們則更極力倒行逆施，以求一逞，他們在國民政府已正式遷到南京的今日，還竊政府的名義，做搞亂黨國的勾當，不僅下了滑稽的免蔣命令，並且公然調動反革命的軍隊，向九江進攻，要搖動革命軍的後方，意在授奉系軍閥以反攻的機會，使革命軍陷於前後受敵的地位，所以我們現在若不將他的惡勢

力撲滅，我們國民黨就再也沒有統一中國的可能，而中國的前途，也就不難想像而得了。以上所述，雖都是共產派分子的叛黨罪狀。但像徐謙鄧演達這一流的賣黨分子，也都是共產謀叛黨國的罪犯。因為共產派之所以能夠叛黨，是由於徐鄧派人物肯賣黨以自求多福，肯做共產派的走狗，來咬國民黨同志的緣故。為什麼呢？因共產派有了他們做內應，有了他們足供利用，陰謀叛黨的手段，才能夠施行無阻，若無他們做內應，就孤掌難鳴不能成事了。共產派的陰謀既是必須得徐鄧的內應，才能夠成功，那麼徐鄧這一派的人就當然要負責賣黨的責任，我們於肅清叛黨分子之際，就也不能不肅清這些賣黨分子了。

「三」清黨的手段究當如何？這問題本來是很容易解決的，但最近當局所取的態度，實較一般人所預想的為溫和，好像存有不欲小題大做的成心，因此我們就也不能不略貢獻我們所有的意見，以喚起真正的黨論。我們是主張澈底澄清內部的。我們以為柔藤繞樹，結果總是藤榮樹枯，共產派之在國民黨，實是一種繞樹的柔藤，若不斬藤斷根，國民黨終有一日全被共產黨所破壞，所以我們不主張調和，也不主張採用較溫和的方法，而主張採用較辛辣的處置，以求「清

黨」的「名」能適符其「實」。至我們所以有這種主張，則略如下述：（一）共產派分子現在既有叛黨的真實證據，則可見共產黨員的加入國民黨，不是爲參加國民革命而來，實是爲破壞國民革命而來，他們既是爲破壞國民革命而來，那我們對於他們也就不必再存半點容忍的心事了。（二）現在已有許多事實，證明共產黨員，絕對不能實踐服從國民黨綱的誓言，并且不能停止其階級鬥爭的煽動，不能停止其無產專政的計畫，我們國民黨對於他們自不能不認爲反革命，既不能不認爲反革命，那就當然不能不澈底肅清。（三）國民黨的革命是國民全體的革命，共產黨的革命則是一無產階級的革命，國民黨最終的目的是全民政治，而共產黨最終的目的則無產階級獨裁，兩者是不能並行的，所以有了國民黨式的革命，就不容再有共產黨式的革命，我們現在若不認清此點，則目下縱可不發生大問題，而在將來就有非常的危險，故爲預防將來的危險計，也不能不出較辛辣的手段，以求其澈底。（四）若說容納共產黨員是先總理的政策，不能違背，然須知我們先總理所以容納共產黨員，是由於共產黨向國民黨輸誠，發誓服從國民黨的主義，今共產黨既然有了叛黨的事實，並且從無論任何方面看去，都能夠證明共產黨之加入國民

黨，是爲消滅國民黨而來，不是爲參加國民革命的工作而來，那麼就是總理在世亦必照討伐陳炯明的例，必不繼續這種政策。再說透一點，就是容納共產黨員的政策，是基於共產黨誓願奉行國民黨的主義，若共產黨能始終奉行，我們就當然應始終容納他們，認爲同志，現在他們既已謀叛，我們就不僅不能再容納他們，并且要澈底肅清他們的勢力，才是正當的辦法。不然，那就不免又留下一個禍根了。再進一步來說，這次的清黨問題，不僅是黨的問題，并且是國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僅要肅清黨內共產派的一切勢力，并且要肅清國內共產派的一切勢力。若我們能爲澈底的處置，使共產黨的勢力不能再在國民黨內發展，并不能再在國民黨計畫中的新中國以內發展，那黨國的前途，就不至再發生什麼大障礙，倘若處置不澈底，予共產黨以企圖發展的機會，并暗示一般民衆以可東可西可南可北的途徑，那就不僅國民黨的將來不堪設想，即中國國家的前途也就不堪設想了。

以上所述，雖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我相信我這意見，必能得大多數人的同情。因爲我有許多朋友，其見解大都與我相似，個個對於這次的事情，都認爲極重大的事情，也都覺得有澈底解決

的必要，已顯然具了不約而同見趨勢，由此以推，就可想見反對我這主張的人必爲少數而非多數了。

清黨運動與左右派

審民

「孫先生手定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擁護農工。現在竟被這一般最不革命的左派完全破壞了。無辜屠殺了我們最革命的青年同志。解除了革命的中心工人武裝……破壞總理的政策，就是反革命。」這些話是從共產黨的一個黨員說出來的。

同志們忠實的同志們！我們試靜默三分鐘想一想，看究竟我們先總理所主張的「聯共」是怎樣的解釋？「聯共」是否聯合共產黨？或且聯合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做國民革命的工作？我們試想一想！

共產主義是聯合世界上被壓迫的階級，向資本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進攻，而起一種階級鬥爭，來解決社會問題；我們總理手創的三民主義當中的民生主義，也是爲着要解決社會經濟

問題而產生的。故此才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叫共產主義。但是孫總理的共產主義，絕非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或列甯式的共產主義，這是他們應當澈底的了解；孫總理主張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幫助國民革命的成功，並非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這也是我們應當澈底的明白，我們相信現在的中國，唯一是三民主義，可以解決國內的糾紛，唯有實行三民主義，可以打倒國際的帝國主義者，我們更相信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政黨，共產主義的實行，應適合英美工業發達的國家，用以制資本主義者的死命，應提倡於工業落後的中國，來破壞微小的實業，因為中國可說沒有一個資本家，不過大多與小貧之別。除掉幾個軍閥以外，一兩百萬的家財的都很少，這那裏配得上稱個資本家呢？這不是孫總理親口所說的嗎？所以列甯式共產主義之施行中國，尚非其時呢！

此次的清黨運動和解除上海工人的軍械，是怎麼樣一回事？是否反革命？是否違反總理的主張？請大家評定一下，到底共產黨人有否搗亂北伐的後方？有否破壞國民革命的工作？想黨內同志，老早舉出很多的確證，來以證實共產黨的罪惡，用不着我多說，但是可笑而太不自量的共

產黨，他們竟忘却他們寄生蟲的生活，上了俄帝國主義侵略的當，俄政府竟利用盧布的勢力，收買了許多的走狗陳獨秀徐謙鄧演達這一般甘心賣國的臭東西，做他們宣傳的留聲機，要把我們整個的中國，爲共產主義的試驗場，我們優秀的青年，爲共產主義的犧牲者，實行共產主義而失敗的俄國，已經改變他們的策略——新經濟政策，故意唆使走狗鮑羅廷來我們中國，鼓惑一般盲從的青年，以供他們的支配，把一個中國工業中心的武漢，弄到一場糊塗，呈出四分五裂，所謂無土不豪無紳不劣，小商人稱爲資本家，自耕農民號叫大地主，現在漢口的工廠都大半破產了，弱小的企業家，也逃之夭夭了，一般稍有田產的農家，也任其田園荒蕪，一溜烟跑開了，所以失業的工人農民，一天多似一天，朝野充斥遊手好閒的遊民，呈出一種無政府的狀態，他們仍然未遂他摧殘的狠心，竟竊據了中央黨部，設立了偽政府，濫用職權，倒行逆施，把忠實的國民黨員，驅的驅，殺的殺，更與勞苦功高的蔣總司令草大的打擊，提出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高倡共產主義的實行，稱鮑羅廷爲赤父，敬鮑羅廷如神明，這是何等的大錯而特錯，我們忠實的黨員，豈肯把我總理四十年精血所創的三民主義，一旦斷送於盧布化的共產黨的手嗎？豈肯把我總理滲淡經營

的國民黨，完全消滅於此時嗎？因此，我們就當戒嚴起來，團結起來，肅清黨內不良份子，驅逐破壞國民革命的共黨人，所謂清黨運動，就是這個意義。

所以我敢武斷而且鄭重的說：我們國民黨黨員都是向前衝鋒的，都是勇往直前的，並沒有一個向左轉或向右轉，簡單說凡是國民黨員都是團結一致。站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什麼右派呀。左派呀。完全是搗亂的共產黨用以挑撥我們國民黨員間的感情。破壞國民革命成功的策略。我們相信國民黨員只有三民主義一條路走，站在一個主義之下斷沒如分為左右，共產黨所提的論調，完全是根本的錯誤，現在共產黨已大部肅清了，希望全國的同志們。在這裏清黨運動期中趕快把黨之組織要密起來。團結起來。提高黨的威權。防謹跨黨份子。潛伏黨內。免將來的隱憂。這一點就是同志們眼前最大任務。

我們爲什麼進攻

進攻社

在過去的國民革命進程中，我們忠實的黨員實在太忠實了。他們把所有的力量集中於堅攻肉搏的工作，或是致力於後方的策劃。他們以為這樣的至誠儘可以感動一切的黨員。但這畢竟是幻夢罷了！你在血肉橫飛的戰場中挫命，這祇是你的事；你在堅攻肉搏的前方過那困苦的生活，也只是你的事；他們——跨黨份子和共產黨——正視此為可利用之機而向後方搗亂，謀篡竊黨權之實現。為圖謀此項目的之實現起見，他們首先散佈黨徒，把持輿論。只要你不附和他們的陰謀，你立刻就會得着穩健派的頭銜；只要你不附和他們的逆行，你馬上就會得着反革命的罪名。他們坐在編輯室裏指你為左派，那你就只好自認為左派；他們坐在編輯室裏指你為右派，那你也只好自認為右派。為什麼原來這已成了只有共產黨的喉舌而沒有國民黨的喉舌，只有共產黨的進攻而不但有國民黨的進攻，並且沒有國民黨的抵抗了！

忠實的黨員是黨底柱石，無故而加以污蔑，以墮落其對外之威信，於個人的工作前途固然有莫大之影響，於黨國前途又是如何重大的損失呢？

我們都曾一度在武漢從事政治工作，但我們的生活是怎樣的沉悶啊！我們曾經幾度的得

着穩健派的頭銜，就是爲了我們不會附和的他們陰謀；我們也曾被人指摘爲反革命，就是爲了我們不會附和他們的逆行。但是我們能夠說些什麼呢？就使我們有工作的真相，也找不到發表的地方，有的也被他們改頭換面，非本來的面目了。我們還能夠說些什麼呢？

這是兩個月前的事了，我們在漢口得讀蔣總司令的演說辭和致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同學書，我們祇是一壁讀一壁流淚。我們一想起我們忠實偉大的蔣總司令一面在戰場裏搏命一面還要分心去理這些口舌，我們便覺着心痛。真的，像總司令那樣的人是應該專心于更大的任務的。但在這時候，只有共產黨的喉舌而沒有國民黨的喉舌，只有共產黨的進攻而不但沒有國民黨進攻，并且沒有國民黨的反抗的時候，除了我們忠實偉大的，見得到，說得到，做得到的蔣司令以外又有誰來担当這種任務呢？

在過去的國民革命進程中，國民黨爲缺乏了中心的輿論機關，無以爲忠實同志的保障，於是釀成「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的局面；又因爲缺乏中心的輿論機關，無以爲識薄的黨員之指導及督察，於是就有「歸化希旨者甘爲傀儡」之結果。這是已往的無可諱言不必諱言之缺